

刘心武文集

第三卷

华艺出版社

刘心武文集



华 艺 出 版 社

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 波

长期以来，我们不谋而合地萌生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赢得世界性荣誉做点事。这个久久驱动着我们的愿望，终于促成我们共同创立了《宏艺文库》。

中国文学走过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悠久、辉煌但却坎坷不平的路程。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文学从来就是世界文学整体中一个非常璀璨的组成部分。它做为四大古代文学之一，曾气势磅礴地引领了世界许多区域的文学发展。中国有最动人的神话与传说，足以同世界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中国有最雄壮的英雄叙事诗，足以自立于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中国有着最具天才的古代诗人，写下了足以令当今世界叹为观止的传世佳作；中国还有《红楼梦》这样的里程碑式的辉煌作品，它的艺术成就可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兰

桂齐名。中国文学——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世界文学史的重要位置。

但是，说到当代文学，却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文学虽有富有的过去，却也有贫乏的现在。中国文学的现实当然并非如此。我们创立《宏艺文库》就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有灿烂辉煌过去，更有灿烂辉煌的现在和未来！

夏衍先生将中国新文学分为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五四”之后；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五十年代前半期；改革开放时期即新时期文学。前四个时期业已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而新时期文学从十年浩劫的荒漠中跋涉而过，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隘走向开阔。好的作品空前多的降生，好的作家空前多的崛起，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空前活跃，中国文坛也以空前的勃勃生机参与着世界性的文学事业。中国当代文苑呈现出百花争妍的艺术景观。我们的《宏艺文库》要在全世界面前展开这幅绚丽的画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为此，我们将在《宏艺文库》中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文集，每位作家都应具有“国家级”水准，每部文集都要充分展示作家的创作精华。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构思，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举措。因为它架构的是一座艺术建筑群。

在《宏艺文库》这座恢宏建筑中，成为基石的，应

该是中国的优秀作家。我们深深敬重那些真诚献身于中国文学的耕耘者，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中国文学的动力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文学事业做出的牺牲是动人心魄的，也因此而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宏艺文库》将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品奉献给国人，奉献给世界。做为出版者、做为实业家，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学的强大，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仅靠作家们默默的辛勤劳作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要有全社会戮力同心的协作。出版者对作家用心血凝结的成果，要有一份再创作，一番精心包装，如同一座建筑的内外装修，精心装扮以后，以动人的风采，与世人相见。作为实业家，也有自己独特和强有力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做出奉献。这样，作家、出版家和实业家就行成一种自然的“三元”结合，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同心协力，“构筑恢宏的文学殿堂，开辟璀璨的文学天地”。

自序

天性使然，家庭熏陶，社会影响，人生机遇，使我成为了一个作家。

自1977年发表《班主任》之后，我一直坚持写作，参与了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人们目睹着我，我也目睹身受了社会变迁、人情冷暖、思潮涌动和文坛沧桑，我这些年的文字，不管我自己回过头看是什么滋味，也不管有些人是多么激赏或厌恶，的确已构成了一种不可抹煞的存在，所以我参加《宏艺文库》，出这套文集，以使这存在更集中，查阅起来更方便。

这一存在，其中的一部分或许多少有一些审美价值？

这一存在，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国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世道人心的见证，以及文学运动和文坛风云的不可忽视的痕迹？

这一存在，或者可使爱惜我者今后对我有更多的扶持？

这一存在，对那些批判我以及希图通过批判我达到某些目的的人物来说，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是吗？

当然，就我自己而言，这一存在是切割在文字中的半个人生，时时重温，能不百感交集？

我此前的文字，已成客观存在；我仍存在，仍在派生一些存在；此后的存在，仍能具有等量的价值吗？或竟能有些个提升？不敢奢望，但愿努力！

在此，我要感谢昆明宏达集团——特别是总经理郭友亮先生，还有华艺出版社，以及这八卷文集的责任编辑朱家信先生；另外

自序

也感谢父母亡灵，仍健在的两位兄长和一位姐姐，特别是二十余年风雨与共、福祸同当的妻子吕晓歌，以及海内外几位相互始终不弃的朋友；没有他们的襄助、庇佑、支持、批评与鼓励，这一切也就都不可能存在——当然，更坚实的存在基石，是许许多多对我充满善意的读者，我要更大声地说：谢谢你们！

王心武

(1993 年仲春)

第三卷说明

本卷辑入刘心武 1980 年至 1992 年创作发表的中篇小说 14 部，按发表先后顺序排列。

《如意》创作于 1980 年 2 月，首载《十月》杂志 1980 年第 3 期，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1979—1980 中篇小说集》第 3 辑，还先后收入作家同名中篇小说集和《这里有黄金》、《立体交叉桥》、《5·19 长镜头》等中短篇小说集。这部中篇以其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引出了不少肯定的评论，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1982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据此改编拍摄成彩色艺术片（导演黄建中）。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辑入本文集第六卷。《如意》在国外被译成德、俄、英文出版。

《大眼猫》创作于 1981 年 1 月，首发于《东方》杂志 1981 年第 1 期，曾收入作家同名中短篇小说集和中篇集《如意》。

《立体交叉桥》创作于 1980 年 10 月，首发于《十月》杂志 1981 年第 2 期，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1982）中篇小说卷，以及作家同名中短篇小说集和中篇集《都会咏叹调》。这部中篇在评论界引出了比《如意》更尖锐的批评，也获得了更热情的肯定，肯定者认为这部中篇是作家文学创作走向第三步的标志，即“把目光进一步伸向人物内心的深层世界之中”。《立体交叉桥》在国外被译成英、德、俄文出版。

《银锭观山》创作于 1982 年 2 月，首载《收获》杂志 1982 年第 2 期，曾收入作家中短篇小说集《到远处去发信》。

《茶话会》创作于 1983 年 5 月，首发《钟山》杂志 1983 年第 5 期，曾收入作家中短篇小说集《日程紧迫》、《立体交叉桥》和中

篇集《王府井万花筒》。

《日程紧迫》创作于1984年春节，首发《花城》杂志1984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6期转载，曾收入作家小说集《立体交叉桥》和同名小说集。

《木变石戒指》创作于1984年夏，首载《福建文学》杂志1984年第11期，曾收入作家同名小说集和《立体交叉桥》、《王府井万花筒》等集中。作家认为这部中篇凝聚着他八十年代中期对世态人心的考察与思索，同时体现了他的美学趣味与文学追求。

《新区长镜头》创作于1985年4月，首载《小说家》杂志1985年第4期，收入小说集《木变石戒指》。这是一部超越现实，达到逼真地展示北京一个新居民区的社会生态景观的实验性中篇。

《永恒的微笑》创作于1991年1月，首载《天津文学》杂志1991年第3期，收入作家中短篇小说集《一窗灯火》。这是一部外国历史小说，亦可谓之“学究小说”。作品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一画的心路历程有独到剖析。作家认为该作折射着自己内心的某种挣扎与超越。

《一窗灯火》创作于1991年8月，首载广东《家庭》杂志1991年第9期至1992年第2期。是专为该杂志连载而创作的；这是作家在“大众文学精致化，精致文学大众化”方面的尝试。

《蓝夜叉》创作于1991年3月，首发《芙蓉》杂志1991年第6期，《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2期转载，收入香港版作家的同名中篇小说集。该中篇原系长篇小说《四牌楼》中之一章，因单独发表时有较大改动，故收入本卷。

《杀星》、《小墩子》、《红蛙》均创作于1992年6月，同时发表在《时代文学》、《收获》、《小说界》三家杂志1992年第5期头条。《小墩子》于1993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改编拍摄成八集电视连续剧（导演沈好放）。

时至1992年，刘心武计发表、出版中篇小说23篇（部），除个别早期作品以及《曹叔》（发表时署名鱼山）、《七舅舅》系长篇《四牌楼》中的两个章节，因刊发时无大改动未单独列入文集外，其他如中篇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和外国历史人物传记，分别辑入文集第五、六卷。

《宏艺文库》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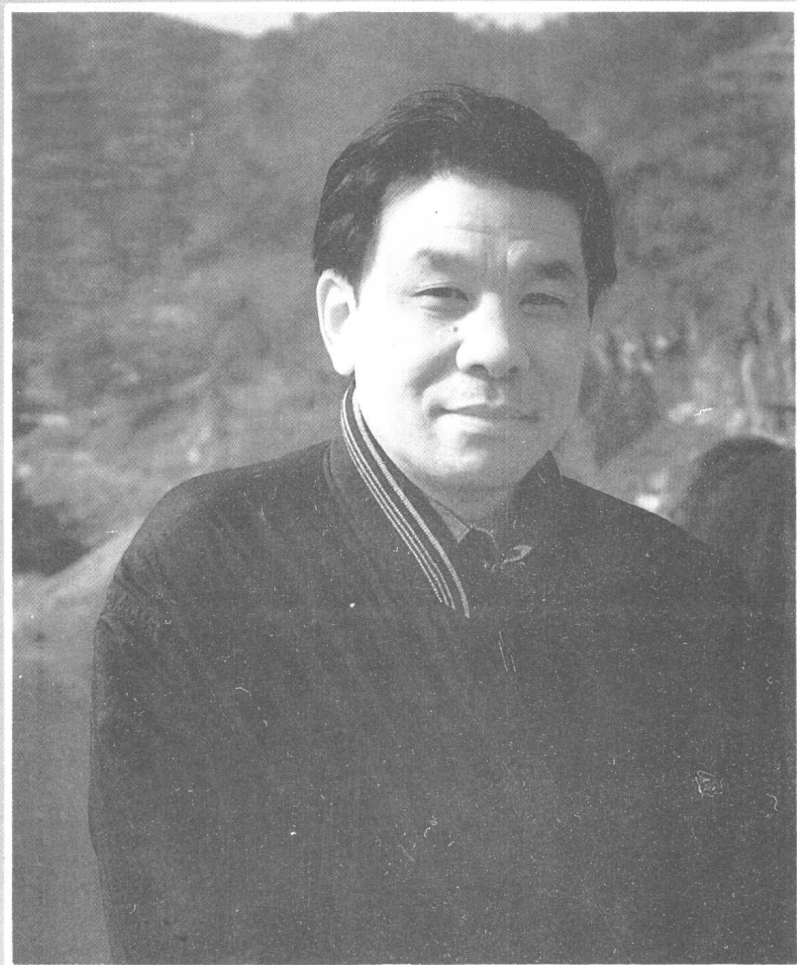
主 编：郭友亮 孙 波
编 委：杜建业 金丽红
黎 波 李敦伟
王 安 王 山
朱家训

《刘心武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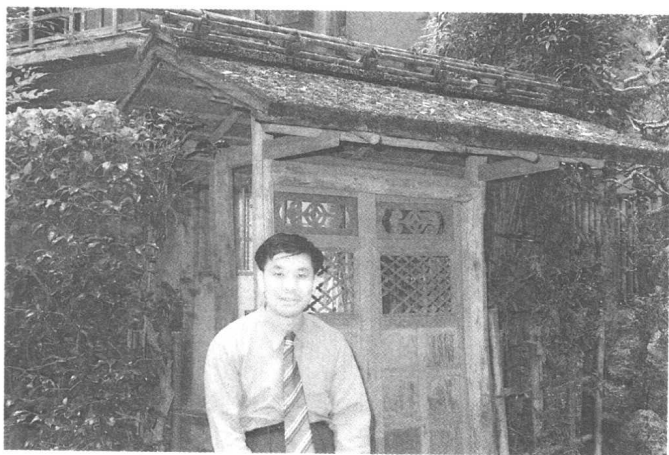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朱家训

装帧设计：张 磊

第三卷
中篇小说



刘心武在 1991



上、应文艺春秋社之邀访问日本(1981)

中、刘心武在黄山(1982)

下、在渤海采油平台上与石油工人在一起(1990)



目 录

《宏艺文库》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波 (1)
自序	刘心武 (1)
第三卷说明	(1)

如意	(1)
大眼猫	(47)
立体交叉桥	(96)
银锭观山	(197)
茶话会	(252)
日程紧迫	(295)
木变石戒指	(345)
新区长镜头	(376)
永恒的微笑	(424)
一窗灯火	(471)
蓝夜叉	(516)
杀星	(548)
小墩子	(592)
红蛙	(647)
〔附录一〕 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	刘再复 (689)
——《立体交叉桥》序	

目录

〔附录二〕	《立体交叉桥》后记	(701)
〔附录三〕	作者的话	(703)
	——《一窗灯火》后记	

如意

0

编辑部的工间操时间照例无人作操。有人高声讲着一件什么趣闻，爆发出一阵快活的大笑。偏这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在喧嚣中怎么也听不清话筒里的声音。

我朝大伙连嚷带摆手，他们总算减小了笑谈的音量。我才听出来，给我打电话的是老曹——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自打三年前我调来出版社，我们很少联系，主要是因为双方都忙，其实我在学校工作时，和他称得上是难得的相知。

“老曹，什么事啊？”我贴近话筒，大声地问。

他性格不改，无论遇上什么大悲大喜的事，总能不动声色。我听见他慢悠悠却是单刀直入地说：“学校里的石义海大爷死了。要开追悼会。想来想去，悼词还得请你写。”

我周围的聒噪声仿佛陡然飘向了远处，只觉得自己的心犹如铅砣般往下一坠。我紧紧地捏住话筒，喉咙那儿突突地跳，不由得变了嗓音地问：“哪天死的？”